



## 娇媚的茜草

安徽合肥 程耀恺

在没有见到地上生长的茜草之前,我曾反复在纸上与茜草邂逅。《史记》中有一句“千亩后(梘)茜,其人与千户侯等”。梘子与茜草,都是染料植物,在汉代,种上千亩,种植者地位,等同千户侯,这是何等的实惠。这两种植物,在古代竟有如此辉煌的历史啊!

然而《毛传》称“茹蕙,茅蒐也”;陆机《疏》又说:“一名地血,齐人谓之茜。”《说文》则总揽前人典籍,称茜草为草中之鬼,其根部的红色,乃人血所化。这大概是望文生义的臆说;到了陶弘景那里,说法变得可爱起来:茜草东方虽有,却少,不如西方多,故名茜草……老话说,纸上得来终觉浅,种种说法与传闻,虽然都被我塞进脑子里,却无缘一睹它的真容,总归是不大不小的遗憾。

有一年深秋某日,天高云淡,桂子飘香,随就花师傅去他的花木基地,基地在董铺水库北岸的三十里岗。人不常来,整个园子略显荒疏,师傅忙他的,我插不上手,便从容不迫地观之。无意中见到一株4片心叶轮生的植物,端的是:千娇百媚,造次无可比方;弱体轻身,谈之不能备尽。暗想今日不虚此行了,一种踏破铁鞋无觅处、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喜悦,令我欣欣然,甚而,口中念念有词:惚兮恍兮,其中有象;恍兮惚兮,其中有物。兴奋了一阵子,蓦然记起一个朋友女儿名字中有一个“茜”字,便赶紧拍照,当即发了出去。想那茜和茜的家人,见了大地上生长着的茜草,其欣喜之情,定然不在我之下吧。

茜草为茜草科茜草属多年生草质藤本。根状茎紫红色或橙红色;茎多条,细方柱形,具倒生皮刺。叶4片轮生,心形,叶缘具齿状皮刺,叶柄长。聚伞花序,腋生或顶生,具短或长花序梗,花两性,花冠淡黄色,辐射对称,花瓣5裂,下部合生。浆果,球形,成熟时红色。

茜草古称茹蕙,两次出现在《诗经·郑风》里,一次是“东门之墀,茹蕙在阪”。(《郑风·东门之墀》)字面的意思是说:东门之外有块平地,坡地上长满了茜草。而茜草的根是染大红色嫁衣的好材料,便拨动了她待嫁的心弦,所以《郑笺》挑明了此是:“女欲奔男之辞”;另一次是“缟衣茹蕙,聊可与娱”。(《郑风·出其东门》)写的是贫寒之恋,与盛装华服相比,此素衣红巾之女,才是可以相亲相悦之人。只是此处“茹蕙”已非植物,是染成绿色的佩巾。对此,王先谦《集疏》解释道:“诗言茹蕙,不言巾者,省文以成句。”

《诗经》之后,茜草的染织品,诸如茜窗纱、茜帐、茜裙,仍在诗文中频频出现。作为染料,茜草在西方同样有着悠久的种植史。普林尼在他的《自然史》中写道:染色茜草是穷人的作物,他们依靠茜草获得相当大的利润。茜草的种植,一直是法国的传统,19世纪是法国茜草种植的黄金时代,仅仅科蒙、昂特艾格、蒙特、佩尔纳和莱托等几个镇子,就拥有全世界65%的产量。法国人能调配不同种类的茜草粉末和不同色阶,满足买家的需求。产品大部分发往鲁昂的彩棉布厂,另有三分之一出口欧美。然而好景不长,到了1868年,茜草素的合成技术成熟,茜草价格从而一落千丈,到了1880年,所有的茜草园都消失了。也好,从此茜草再度回归原野,重拾平静澹泊的生涯。

中国的茜草,过上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日子,似乎比法国同类略迟一些吧。只可惜,女孩子即使以茜为名,不识茜草真面目的,却大有人在。至于读书人,虽然在诗文中,与“茹蕙”“茜窗”打过照面,若是在田野邂逅,十之八九失之交臂,也未可知。

## 由桂花迟开想起

合肥 李云斌

常年“八月桂花遍地开”,今年八月桂花姗姗不见踪影,原因是夏旱连着秋旱,连续高温天气创纪录。桂花开放需湿度在百分之七十五左右,适宜气温二十度左右,只要达到适合的外部条件,桂花不会辜负人们的期望。国庆后,秋雨绵绵,气温断崖式下跌,桂花树吸足水分,接着气温慢慢回升,满城桂花竞相开放,香飘大街小巷,陶醉了赏花人。

由桂花迟开想起人生境遇。我高中毕业在“读书无用论”盛行的岁月,前途迷茫。长兄从事教育工作,语重心长地告诫我:“这是暂时现象,仿佛江河湖海干涸,别人上岸晒网睡大觉,你积极织网修船,枕戈待旦,静候江河湖海蓄水,当别人手足无措,你尽管大胆行船捕鱼。相信任何时候读书都会有用处,不要书到用时方恨少。”“闻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。”在阅读大环境不利的情况下我没有随波逐流,利用劳动之余阅读大量中外名著,贮备知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恢复高考制度,我终于修成正果。

毕业后在学校工作,教师开始评定职称,主管部门按照比例给学校分配各等级指标。职称和待遇挂钩,人人都想评上高一级职称,眼巴巴盯着指标,学校为减少矛盾,基本上采取论资排辈。方法简单易行,维护部分教师利益,挫伤了另一部分人的积极性。大家平时都在熬日子中等待,计算什么时候能够轮到晋级机会,到快要够格的前几年再积极参加各种教研教学活动,准备所需材料。我掰着手指数计算,在学校自己要晋升

高级职称需等到年过五旬才有希望。尽管近期晋级无望,我没有消极等待,积极参加各种教研教学活动,撰写有关教育教论文,为晋升高级职称提前做好充分准备。

本世纪初,主管部门突然下发红头文件,改革职称评定方法,取消各级职称评定比例,够条件的教师都可申报,令很多“老资格”措手不及。我又一次遇到望眼欲穿的机会,轻松地备好所有材料上报,顺利过关晋升高级职称,比预期早了好几年。第二年又一次改革,天遂人愿,高级职称待遇顺当兑现。别人为晋级和职称兑现挤破头争红脸,我在不争不吵中顺理成章获得,看似“得来全不费工夫”,其实功在平时积累。

像迟开的桂花,首先要有茁壮的植株,具备开花的内因,等待外部条件一旦成熟竞相绽放,用最佳状态示人。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,只要有准备,到处是机会。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,时代青睐了我,平时步步珍惜机会,积极努力创造条件,机会来临,抓住机会成为幸运儿,大浪淘沙,抓不住机会就可能成为时代的弃儿。

## 他在干什么

合肥 王张应

远远望见,前方十字路口天桥上站着一个人。这条路是城市新区一条主干道,共有双向十四车道。路再宽,还是堵车。这个十字路口,应该是这块城市新区的中心。开车过这个路口,很多时候是在考验驾驶人的耐心。仅等一个红灯便能过路口,那是幸运。端午节那天,中午阳光火辣。在等第一个红灯时,我面前排成长长车队。离天桥远,被前边的车辆挡住视线,看不到远在路口对面横向天桥下沿的红灯。不见那边天桥下的红灯,却看见这边横向天桥上一个人。

正是天桥上那个人,分散了我的注意力,变相给我等红灯的耐心,帮我很快等过一个又一个红灯。起先,我是好奇。炎炎烈日下,围成空中圆形走廊的庞大天桥上面,仅此一人,别无他人。大热天的,谁愿意顶在那么光秃秃的高处晒太阳啊。这人在天桥中间,静静地站立,浸泡在浓烈的阳光之中,一动不动。他是一个中年男子,约摸五十岁的样子。瘦高的个子,清瘦的面容,戴着眼镜,穿白色短袖衬衫,深青色长裤。

他站在天桥边缘。就算天桥边立有半人高的栏杆,看上去还是令人担心他的安全。毕竟他站在悬崖边,一旦头重脚轻,后果不堪设想。他纹丝不动地站立,看不清他是目视远方还是目空一切,看得出来他并没觉得有什么危险。显然,齐腰高的天桥栏杆,不在他视野之内。接下来,我便有些不解。站在桥上看看城市风景也挺不错,头顶烈日脚踏滚滚热浪,一般人不可能长时间坚持。他站立时间该是够长的,不知他在我发现他之前多久就站在桥上,即便是我发现时他刚刚在桥上站定,那也在烈日下烤了好几分钟。我在路口都已等过两个红灯。

不解,引起我的种种猜测。

我猜想,他可能是个外地人。第一次来这座城市吧,觉得这里一切都新鲜,走到哪看到哪。登上这座巨大的环形过街天桥,发

现城市新区道路这么宽,路上车辆这么多。他站在桥上,是在看又宽又长的道路,看路上一辆接一辆走走停停、停停走走蜗牛似的汽车。转面一想,又觉不对,他不像这种人。看他神情淡定,对身边世界似乎熟视无睹,他该到过许多地方,见过世间许许多多人和事。即便走进一座陌生大都市,也不会像刘姥姥逛大观园。我又猜想,他可能是位哲学家。一个特别有思想的人,往往为思想所累,多出一些常人没有的痛苦。他默默地站在桥上,看的不是道路、汽车和楼房,他看的或许是整个世界。

我主观认定,他是个普通人,普通得不能再普通。存在于你我身边,某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年男子。此刻,他站在过街天桥上,像站在自家阳台上那么自在。兴许,他累了,他烦了,面对空旷,他想平定平定自己的情绪。他可以认真真思考一些问题,也可以什么都不想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两次红绿灯悄然变换,趴在路面上的车辆前前后后挪动了两次。我的车终于挪到靠近路口的位置。最后,第三个红灯终于过去,面前车子甲壳虫似的一个个蠕动起来。我只好结束仰视,放平视线,起步过路口。车过路口,我下意识看看后视镜,忽有些担心。背后天桥上那个人,他长时间静立,想问题或不想问题都不要紧,要紧的是他想不想得通。

